

寒秋

长篇小说

龚桂华 /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寒秋

长篇小说

洗手

龚桂华 /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寒秋之洗手/龚桂华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80142-810-3

I. 寒… II. 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3644 号

寒秋之洗手

责任编辑:薇薇 大方

特邀编辑:雨泉

出 版: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电 话:(010)82885151

传 真:(010)82884314

印 刷: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16 710×1000

字 数:270 千字

印 张:17.5 印张

版 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42-810-3/I·382

定 价:22.00 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花 酒

1

晒谷场上的那场架,打得一塌糊涂。秦、令两大家族为了争夺一个外来的插秧女,个个像疯了一样。当时我们黄家没有参与那场争斗。

那阵子我的爷爷正在山上打猎,晒谷场上的争端,爷爷一点儿不知道。哑巴狗狗跑上山去找他的时候,他正眯着眼,举起枪朝草丛中的猎物瞄去。那是一只长得非常漂亮的野兔,浑身白色短毛,光泽亮丽,耀眼夺目,蹲在草丛里,活像太阳光下的一坨雪。两只赤红的眼睛,忽闪忽闪的,样子可爱极了。爷爷瞄住它的时候,它正抱着一棵青草,静静地吃着。爷爷瞄准了它,瞄了很久,却迟迟没有开枪,脸上露出犹豫的神情,拿枪的手不禁抖了一下,紧扣扳机的指头也慢慢松开了。

啊啊,啊啊……突然山坡上响起一阵含混不清的叫喊声。小白兔先是一愣,继而蹦跳着,眨眼间便在草丛中消失了。爷爷放下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望着草丛发起呆来。就在这时候,哑巴狗狗出现了。哑巴狗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冲到爷爷的面前,挥动双手,比比划划地叫嚷着,样子很焦

急。爷爷心里惦记着那只小白兔,思想情绪完全沉浸在刚才的意境里,对狗狗的表现毫不在意。狗狗见爷爷不理睬他就急了起来,抓起爷爷放在地上的猎枪,扭头就跑。

嘭的一声,猎枪忽然响了,满把砂弹打在爷爷脚边的一块青石头上,溅出团团火花。狗狗懵了,端着猎枪愣愣地站在那里。爷爷吃了一惊,猛然清醒过来,一把夺过猎枪朝狗狗厉声吼道:你干什么啊!狗狗吓得脸色煞白,连忙低下头去。爷爷拿着猎枪看了看,弄不明白这枪为什么会突然走火。他瞪了狗狗一眼,问狗狗有什么事。狗狗抬起头,边叫嚷边比划起来。从狗狗的叫嚷和比划中,爷爷知道了秦、令两族在晒谷场上打架的事。爷爷问狗狗他们为什么要打架,狗狗弯下腰在地上做了几个插秧的动作。爷爷见了,脸儿顿时沉了下来。爷爷心里明白,这秦、令两族在晒谷场上打架是为了争夺一个外来的插秧女。提起插秧女,我的爷爷心里就像爬了条毛毛虫似的难受。为什么这样,狗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狗狗不在这个村子里,我也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几十年后,有老人告诉我说,有一年春季,村里来了一帮插秧女。这帮插秧女当中有个叫豆官的姑娘,长得很漂亮。我的爷爷一见豆官,就想把她干了。太爷知道以后不让爷爷干。太爷说,你要把豆官干了,你就不是我的儿子,你就不是大奶妈的后代,这个家也就容不得你,有多远,你就给老子滚多远!爷爷不服气,当面把太爷顶撞了。太爷大怒,即刻命人将爷爷捆起来,拉到祠堂里去用家法。

我们家有一根祖传的棍子,叫恶棍,是专门用来毒打那些行为不端,图谋不轨,道德败坏,违反家规、族规的家人和族人的。开始不叫恶棍,叫法棍。由于它打人特毒,被打的人背地里喊出来的。于是家人族人跟着喊,后来连太爷也喊了起来。族里有人跟太爷说,法棍就是法棍,怎么能喊恶棍呢?不能喊。太爷说,可以喊,家里族里出了黑心人和恶人,就拿这恶棍来打,就拿这恶棍来治,这叫打黑除恶!太爷还专门把“打黑除恶”四个字写进了家规族规里面。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当地一位公安局长到高尚坪来搞调研,无意间发现了我们黄家的家规,并从字里行间捡出了“打黑除恶”四个字,作为当地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进行专项斗争的专用术语。

那根棍子，小时候我见过。棍长七尺，拳头般粗，整根棍子曾经放进桐油缸里浸泡了半年，泡得乌黑发亮，坚硬无比。棍子两头箍着铜皮，极像齐天大圣手中的金箍棒，再强壮的汉子也经不起这棍毒打，老辈人传下来，只需二十下准能把条壮汉打趴下。

当时恶棍雨点般地落到爷爷的屁股上，爷爷痛得龇牙咧嘴，痛得满头大汗，但爷爷没有哭没有喊，咬着牙关硬扛着。就在这时候，一个族人匆匆跑来报告，说豆官昨夜和村里一帮后生家喝花酒，喝醉了，把身子弄湿（失）了。太爷问是谁干的，族人说可能是老刽子手的儿子秦世林干的。太爷点点头说只有秦家的人才干得出这种事。想了想，喝令把爷爷放了。

爷爷带着一身伤痕，跑出去淋了一场雨，回家后大病一场。躺在床上发高烧，打摆子，说胡话。春忙不知不觉过去了。爷爷的病也好了。病好后爷爷去找过一回豆官，可是豆官已经走了。豆官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为什么要走？爷爷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

那年，爷爷十八岁。

我的家在桂北的灵江边上。那里有青山黑地；有狗肉大米，还有三角豆腐和桂鱼。尤其是大米，是最有名的。灵江鱼，竹家鸡，河口女人，高尚米——整个桂北地区拥有的四件宝贝，我的家乡高尚坪就占了其一。灵江连着古灵渠，是湘、漓分流后的一条小江，属漓江支流，跟酒一样纯净的河水清澈见底，常年见绿的拦江草，光滑漂亮的鹅卵石，身披蓑衣的老渔翁，竹排渔火和鹭鸶鸟，以及不时漂在江上的雨雾，还有年轻女人的裸泳，成了这条江上的好风景，使我的家乡远近闻名。不过，真正使我家乡闻名于世的倒不是上述那些东西，而是一年一度一批又一批来到高尚坪的外来插秧女。“女人盼过年，男人盼插田”，这是高尚坪的先祖们传下来的老话。

过年自然是跟吃有关，从大年除夕的那顿年夜饭吃起，一直吃到元宵节，在这半个月里，人们歇下来吃喝玩乐，以吃为主，顿顿大酒大肉。作为高尚坪的女人，在过年的这段日子里，拥有吃和弄吃的权力，一家人怎么吃，吃什么，都由她们说了算，男人根本不管。每到过年，高尚坪的女人成了最幸福最快乐最权威的人了，所以她们都盼望着过年。

至于“插田”，则是高尚坪男人盼望的事。不知从哪朝哪代起，每到春忙季节，特别是秧苗即将下田的那段日子里，就会有一帮帮年轻漂亮的女

人出现在村前的晒谷场上。这些女人大都来自湘南和粤西，她们趁大忙季节，成群结队地赶到桂北，打工挣钱之外，还有一些个人的打算：找个好人家托付终身，或者找个相好的做上几天“露水夫妻”，私下里挣几个体己钱，拿回家去过日子。村里不少人家到这个时候都缺人手，于是纷纷跑到村前的晒谷场上，挑个女人请进屋来，让她吃饱喝足，下田插秧。到了晚上，插秧女很轻易地和那些主家抑或与村里那些单身汉们打得火热，做着那些让人愉悦让人疯狂让人铭记终生的事情。就是那些不缺人手的人家，见了那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也禁不住怦然心动，有事无事找个由头，请个女人进屋去“帮工”。每到这时候，那些外来的插秧女在村里就成了紧俏货，而村里的男人们，到了这时候，也都显得特别兴奋和特别激动。尤其那些光棍汉和后生家，往往按捺不住心头的躁动，天一落黑，他们就像一条条饿狗一样，在街巷里焦躁不安地窜来窜去，围着插秧女打转，从而弄出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来。老人们把这种故事称做花事。村里人常常为这种花事争风吃醋，甚至大打出手。我们高尚坪秦、黄、令三大家族，就是为这种花事反目成仇的。可我的爷爷始终不承认有这回事。爷爷说，三大家族不和是为了竞选村长。当年为了争当这个村长，大家互不相让。爷爷代表我们黄氏家族参加角逐，结果爷爷胜出，当了村长。从那以后，三大家族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明争暗斗。其实事情并非完全如此，爷爷隐瞒了导致三大家族反目成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我爷爷钟情的那个豆官，而是在豆官悄然离去十八年之后，出现在高尚坪晒谷场上的另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

这个女人叫秋红。

2

秋红来到高尚坪的那一天，整个桂北的天空都在下着雨。细密的雨粒像粉末一样，在天空中纷纷扬扬，飘飘洒洒。云雾缭绕的山峦上，哑巴狗狗用木叶吹着一只歌，歌声凄婉苍凉。秋红和一帮插秧女冒着细雨，走进村前的晒谷场上，双脚刚刚落定，就被村民团团围住了。村里的单身汉后生仔争先恐后地往前头挤。人们的眼睛，开始在插秧女当中搜寻起来，目光

纷纷落在秋红那张漂亮的脸蛋上。

令氏家族一个叫令喜才的后生，一眼看中秋红，老刽子手的大孙子秦土荣，也一眼看中了秋红。这两个小子的眼光，都贼溜溜地在秋红的脸蛋儿上转来转去，渐渐两人都看呆了。

这时，一个瘦高个子，刀条脸儿的中年男人，咧着嘴笑着，兴冲冲地奔进晒谷场，双脚还没站稳，那对三角眼就忙不迭地直往女人堆里溜。插秧女当中，有个面目俏丽三十来岁模样的女人一见他，连忙把头埋了下去。这个女人叫月月，月月到过几回高尚坪，粤西来的插秧女，每回都是她领来的。月月是瘦高个儿的相好，瘦高个子大名叫令安全，小名叫得富，外号光棍烂。

提起光棍烂，高尚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光棍烂之所以叫光棍烂，倒不是因为他恶、他霸、他蛮不讲理，而是他死了老婆之后，没有续娶，膝下有一大堆儿子，穷困潦倒，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没吃的时候，光棍烂不乞讨不偷盗，只是满村满垌地转悠，碰上哪家挖红薯摘南瓜收黄豆，他就站在田头地角，主动与人家搭讪，还下地帮着干活，干起活来很卖力，边干活边捡些好话说给人家听，弄得你对他恼不起来，也恨不起来，最后摘南瓜的送他一个南瓜，挖红薯的送他半筐红薯，收豆子的送他一捧豆子。他收了谢了，带回家去煮给儿子们吃。他儿子又多，一共五个，个个能吃能喝，那日子过得实在艰难。大伙儿知道他的家境，都理解他，谅解他，只是又从心眼里瞧不起他。他呢，人穷了脸皮也厚了，不怕什么丢人现眼，久而久之也就赖皮起来了，于是人们就给了他一个绰号——光棍烂。

光棍烂没有发现月月，以为她没来，很失望。两眼惆怅地向四周望了望，看见令喜才一副呆呆的样子，心里觉得好笑，于是朝令喜才走过去。挤到令喜才身边，碰了碰，令喜才没有反应。光棍烂索性往令喜才头上拍了一巴掌说：小子喂，别看傻了，赶快去请吧。令喜才歪过头去，看着光棍烂，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烂叔，你看哪个好哇？光棍烂手指秋红说，那个，就那个好！令喜才点点头。光棍烂捅了捅令喜才的腰：那么漂亮的女子，还不动手哇！令喜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选插秧的，又不是选老婆，只要手脚麻利就行了，漂亮不漂亮都无所谓。光棍烂嗤了下鼻子：小子，别在你叔面前说光面话啦！选插秧女，漂亮第一！这是咱们老祖宗的规矩，也是咱们高

尚坪人的规矩！选中了，带回家去，白天她替你在田里插秧，夜晚你在她身上犁田。

光棍烂的话，把令喜才的脸说红了，心也说痒了，但一时还是拿不定主意。光棍烂接着又说：嗨，嗨，嗨，你看那几个傻×，眼睛都瞪直了，我说喜才哇，再不动手，人家就把那漂亮女子抢去啦！

令喜才拿眼睛四处扫了一下，发现秦家兄弟正呆呆地望着秋红，望得眼睛眉毛都不会动了。离秦家兄弟不远的地方，村长黄福开的几个儿子也盯着秋红的脸蛋儿发着呆。光棍烂也发现了村长儿子们的神态，就提醒令喜才：这两帮家伙肯定看上那女子啦！令喜才说：村长家不请插秧女。光棍烂急道：村长家是不请插秧女，可老刽子手的那些狗崽子不会客气哩。

话刚出口，就见秦土荣朝秋红走过去了，身后跟着弟弟秦土华、秦土富和秦土贵。光棍烂急忙推了令喜才一把，说：快上哇！令喜才这才撒腿跑起来。秦土荣和令喜才一前一后来到了秋红面前，两人站定脚跟，相互望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我请她！

秋红望着两个英俊小伙子，抿着嘴儿笑。令喜才红着脸儿抢先对秋红说：我请你，包吃包住，每天工钱两升大米，你干不干？不等秋红回答，秦土荣就把话接了过去：两升大米？两升大米算什么东西！我请你，包吃包住，每天工钱大米四升！干不干？秋红没有回答，仍旧抿着嘴儿笑着。令喜才顿时涨红了脸，觉得自己出的价码比不上秦土荣很没面子，于是说：我出六升！秦土荣睨斜了令喜才一眼说：我出八升！

两人叫起板来，眼睛都瞪着对方，渐渐红起来了。插秧女们一阵躁动。正在议价的村民也中断了讨论，密切关注着令喜才、秦土荣的动静。

我出一斗！令喜才说。

我出两斗！秦土荣接着喊道。村民发出一声惊呼，插秧女们又一阵躁动。

秋红不再笑了，惶恐地望着面前两个已经争得面红耳赤的年轻人。令喜才咬着牙，脸色苍白起来。秦土荣盯着令喜才，眼里充满敌意。

令喜才咬了咬牙说：我出三斗！村民又发出一阵惊呼。秦土荣满不在乎，紧紧跟上说：我出四斗！

令喜才额上冒出汗珠，嘴唇哆嗦起来，突然指着秦土荣破口大骂：你

他妈的是个疯子！秦土荣也不示弱，回骂道：你妈才是个疯子！令喜才恶狠狠地吼道：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秦土荣根本不把令喜才放在眼里，厉声喝道。两人挽起袖子，气势汹汹地准备打架。他们身后的兄弟和族人也纷纷起哄，摩拳擦掌呐喊助威。坐在地上的插秧女哗啦一声，全都站了起来。令喜才挥舞拳头喊道：有本事你放马过来！秦土荣也拉开架势喊道：有本事你放马过来！月月连忙上前劝解说：兄弟，有话慢慢讲，千万别为我们争吵，我们出门在外，指望的是和气生财哇！

滚开！秦土荣朝月月怒喝一声。月月还想说些什么，一只手把她轻轻拉了一下，月月回过头见是光棍烂，叫了声烂哥，脸就红了。光棍烂笑笑说：我以为你没来哩。这事你别管，看我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粽子塞进月月的手里悄声说：包了猪肉和板栗，很好吃的哩。说罢一摇三晃地走上去，横着身子插在秦土荣和令喜才中间，望望秦土荣，望望令喜才，说：想打架哇？不就是四斗大米吗？为这四斗大米，犯得着打架吗？不过，我倒要看看，这四斗大米一天的工钱，究竟是什么人出的？什么人出的哇？秦土荣横了光棍烂一眼说：你大爷我出的，怎么样？光棍烂绕着秦土荣夸张地走了一圈，故作惊讶道：哟，是秦家的大侄子啊，我当谁呐！小小年纪称起大爷来了？了不得，了不得哇！这是你爷你爹你娘教的吧？

秦土荣横眉怒目地盯着光棍烂没有吱声。光棍烂冷笑一声，说：你爷你爹在城里替官府杀人砍头，做刽子手，发了大财了吧！一听这话，秦土荣那张脸立刻就涨红了。秦氏家族的也很不自在，他们最忌讳别人说自己或自己家族是刽子手。秦土荣瞪着两眼厉声喝问：光棍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光棍烂笑道：没什么意思，我只想问你一个清楚明白，你们秦家发了多少死人财？秦土荣恼怒地盯着光棍烂说：发不发财关你×事！光棍烂依然笑笑：是不关我×事。不过，你们秦家既然没有发财，请一个插秧女每天工钱四斗大米，你给得起吗？即便给得起，你做得了主吗？秦土荣又气又急。心里却不得不承认光棍烂说得对，请一个插秧女每天工钱四斗大米，自然给不起。即使给得起，家里恐怕也不会同意，自己确实做不了这个主。面对光棍烂的质问，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身后那些族人却起哄起来了：

光棍烂，你凭什么说人家给不起？既然出了这个价，就给得起！

光棍烂，你狗眼看人低！土荣别跟他口嗦了，问问令家那小子还敢不敢加码，要是不敢加码，你把人领走！

秦土荣有族人撑腰，立刻壮起胆来，目光咄咄地逼住令喜才，说：四斗大米，怎么样？还往不往上加？令喜才胆怯地望着光棍烂。光棍烂轻轻碰了一下令喜才，小声说：别怕！跟他争！加码！他出四斗，你出八斗，没关系的，反正大家开的都是天价，到时候谁都不算数，跟他们闹着玩玩。

话是这么说，可令喜才一听这个数字心里就害怕，不禁犹豫起来。光棍烂连忙给令喜才鼓劲：别怕！往上加哇！令喜才还是不敢。秦土荣看透令喜才的心思，越发嚣张了，大声喊道：每天工钱我出四斗大米，你出多少？快点报数哇！秦家兄弟和族人也跟着叫喊：对！快点报数哇！别耽误功夫啦！令喜才惊慌地望着光棍烂小声说：叔，你帮我加。光棍烂白了令喜才一眼，上前两步一拍胸脯，说：我出八斗！话一出口，晒谷场上立刻一片哗然。有人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秦氏家族的男女老少纷纷叫嚷道：

光棍烂，别扯大炮啦，扫完你家的粮食，恐怕都不够八斗大米！连楼角的耗子屎算上也不够！

光棍烂，别在这儿逞能啦，高尚坪三百多户人家，几千口子，谁不知道你的底细哇！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嘛！趁早滚回家去，留点力气，晚上好对付你那个老插秧女吧！

人群中立刻发出一片哄笑声。面对秦氏族人的嘲笑和挖苦，光棍烂毫不在乎，他一本正经地对大家说：喂喂喂，各位各位，各位乡亲！千万别门缝里瞧人，把人瞧扁喽，是穷是富，我自己的事。我说出八斗就给八斗，一升一粒都不会少！

秦氏族人又一片叫喊：你给得起吗？光棍烂说：给得起给不起，也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各位操心！秦土荣铁着一块脸，两眼死死盯着光棍烂。光棍烂迎住秦土荣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挑衅地说：怎么样？老弟！还敢不敢往上加哇？秦土荣没有回答，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光棍烂又问：不敢往上加啦？秦氏族人又一片叫喊：土荣，别怕他，往上加！他出八斗，你出十六斗！光棍烂笑道：好哇，那就出十六斗给我看看吧！秦氏族人又连连叫喊：土荣，出十六斗，出十六斗！光棍烂说：好哇，十六斗，你们秦家财大气粗，了不起呀，当众报数吧！秦土荣盯着光棍烂，咬牙切齿地说：光棍烂，你他妈

的真烂！光棍烂忽然笑道：你说得对，我光棍烂是烂。可我名烂，人不烂，就是人烂了，心也不会烂！不像有些人，人没烂，名没烂，可那心早就烂掉了！

秦土荣气得脸都扭歪了。他捏起拳头大吼一声：我看你烂！猛地一拳砸在光棍烂的脸上。光棍烂猝不及防，鼻子顿时流出鲜血。他拿手抹一把鼻子，看一眼掌上鲜血，骂声狗杂种，跳起来扑向秦土荣，两人立刻扭打起来。秦土荣哪是光棍烂的对手，三拳两脚就被光棍烂打翻在地。他的几个兄弟见了，叫喊着一拥而上，围住光棍烂一阵猛打，一下子又把光棍烂打倒了。秦土荣爬起来，朝倒在地上的光棍烂拳脚交加，打得光棍烂嗷嗷直叫。一旁看得心惊胆战的令喜才，突然大吼一声，冲上去一头撞在秦土荣的腰上，秦土荣被撞倒了，他自己也跟着倒下去了。秦氏族人见这阵势，觉得不能袖手旁观了，于是叫嚷着，纷纷跳出来助战。在场的令氏族人也不示弱，发声喊，一齐扑上去，与秦氏族人厮打起来。

.....

这就是高尚坪三大家族反目成仇的真正起因。当时，我们黄家还没被牵扯进去，如果哑巴狗狗不上山去找我的爷爷，如果我的爷爷坚持拒绝下山，不回村去干预此事，在往后的几十年中，我们黄家也许能够避免许许多多的麻烦，甚至是灾难。

狗狗站在我的爷爷身旁，一边往猎枪里装着黑硝和砂弹，一边拿眼瞅着爷爷。他见爷爷不吭声，又啊啊，啊啊……地嚷了起来，一个劲儿地央求爷爷赶快回村去看看。爷爷还是不吭声，他的脸色严肃而凝重，伸手从铁灰色的唐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哈德门”香烟，叼一支打了火慢慢吸着，随后缓缓地蹲下身去。那一刻，我猜想，我的爷爷肯定想起了十八年前的那件丑事……

十八年前，我的爷爷自从爱上豆官，遭到太爷一顿毒打之后，黄家再也没有请过一个插秧女。每到春季大忙，田里的事儿再多，太爷宁肯上德隆镇花高价雇短工，或者到别的村子去请亲友来帮忙，也不愿到晒谷场上去挑一个插秧女替黄家插秧。我的爷爷也一样。豆官不辞而别，悄然离去，伤了爷爷的心。老刽子手的儿子秦世林把豆官干了的传闻，在爷爷心里留下了仇恨的种子。十八年来，我的爷爷娶妻生子，潜心农事，直到当上村长。这期间，爷爷对每年都要来高尚坪一回的插秧女不闻不问，甚至连看

都不去看一眼。太爷过世以后,爷爷也没请过一个插秧女。

狗狗往猎枪里装好了弹药,见爷爷还是无动于衷,又用手比划着要爷爷赶快回村去。爷爷说不去。狗狗突然发了脾气,冲爷爷唧唧哇哇地叫嚷起来,样子很愤怒很着急,像是在指摘爷爷,说村里人打架,要打死人了,你当村长的不管谁管?难道你真的眼睁睁地看着把人打死吗?爷爷想了一会儿说,好!我回去管管他们。狗狗一听这话就笑了,连忙帮爷爷拍打沾在身上的草屑,又帮爷爷收拾猎物,把猎物装进网兜。爷爷今天的运气不错,打了一只野鸡,一只猫头鹰,一只山鹧子。狗狗背起网兜扛上猎枪,跟着爷爷屁颠屁颠地下山去了。

3

秦、令两族的战斗,从晒谷场上打到了大田里,打得十分悲壮打得十分惨烈。双方搂着抱着手撕嘴咬,在泥水里翻滚,浑身上下滚得像泥猪似的,谁跟谁都分不清了。大伙儿正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忽然一声枪响,紧接着有个声音高叫道:村长来了!恶战双方立刻住了手。人们扭过头去,看见黄福开手里举着猎枪,瞪着两眼满脸怒气地站在田埂上。大伙儿见村长真的来了,就七嘴八舌地叫起来,纷纷要求村长评理,要求村长公断。黄福开朝大田里扫了一眼说:吼什么?有事说事,有理讲理,都到村公所去!说罢把枪往狗狗面前一扔,扭头便走。狗狗慌忙将枪接住,紧跑几步跟上村长。大伙儿也连忙奔上田埂,朝村公所蜂拥而去。

村公所坐落在村子旁边,一座两进四合的漂亮建筑。进门有个大院子,院子上头有个会所,很宽阔,能容几千号人。平时村民集会,逢年过节搭台唱戏都在那里。从会所走上去,穿过一方天井,推开第二道门便是公堂。公堂是村长办公和审案的地方。村子里那些偷鸡摸狗,男盗女娼,邻里纠葛,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抱他人孩子下井,丢个萝卜少莴菜等大小事儿,都由村长一人在此当众审理,公开判断。

黄福开威严地坐在公堂上。他面前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漆黑案桌,上面放了纸张笔墨和一方惊堂木。光棍烂拉着令喜才率先赶到村公所,叔侄俩衣不蔽体,浑身上下沾满烂泥。见了黄福开,光棍烂马上叫起屈来:村长

哇,我们平白无故横遭毒打,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黄福开刚问了一句是谁打的,秦家兄弟也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光棍烂手指秦土荣说:他!

黄福开问秦土荣:你为什么打人?秦土荣没有马上回答,摆出一副蛮横的样子。黄福开皱起眉头又问:为什么打人哇?秦土荣气呼呼地说:你问光棍烂!黄福开不悦道:我问你呐!秦土荣不耐烦地说:别问我,问光棍烂!

黄福开盯住秦土荣的脸,心里想:这小子怎么啦,是不是吃错药了哇?正要发作,月月领着一帮插秧女小心翼翼地走进来了,身后还跟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人群中秦、令两族的族人占多数,黄氏家族也有不少人跟着来看热闹。黄福开看见他那几个儿子也挤在人群里,不禁皱了皱眉头。

月月大大方方地走到堂上对黄福开说:村长,这事闹成这样,不能怪秦家、令家那几个小兄弟,要怪怪我们,都是我们的错。黄福开白了月月一眼。他知道这个女人,还知道这个女人是光棍烂的相好,但他从来没有和这个女人打过交道。月月也认识村长,也了解黄家,懂得村长和黄家在村子里的威信和地位。村长和黄家在村子里说话响当当,举手投足做任何事情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高尚坪是个独一无二的大户人家。前几回来高尚坪插秧,月月就想到黄家去帮忙,可村长不要,村长似乎讨厌插秧女。听说黄家十八年来没有请过一个插秧女。为什么?月月不知道。

黄福开问:都是你们的错,怎么个错法?

月月说:错在我们的秋红姑娘长得太年轻太漂亮了!村长。

黄福开怔了一下说:年轻漂亮也是错吗?

月月说:是的,村长。这几位兄弟见秋红年轻漂亮,争着抢着要请她,工钱从每天二升大米加到了每天八斗大米,还要往上加。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所以就打起架来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都是在赌气,天底下哪有这个价。

荒唐!黄福开说。

是啊!月月接着说道,我们是做苦工的,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为的是挣口饭吃。村长,不怕你见笑,家里男人还巴望我们带些钱回去养家糊口呢!说到工钱,二升也好八斗也罢,我们不要那么低,也不要那么高,按你们本地的价,合适就行了。村长,这个事您得为我们做主,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在这村里做事了。

黄福开听了月月这番话,觉得有些道理,点点头问:谁是秋红?

秋红躲在一个高个子的女人身后,低着头不敢露面。黄福开又问:谁是秋红,请到这边来!月月叫了声:秋红,村长叫你呐,过来哇!秋红这才红着脸走了出来。

黄福开一见秋红心里不觉吃了一惊,禁不住将秋红从头到脚地打量起来,看着看着人就看呆了。

爷爷看着秋红的时候,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当时谁也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大伙儿只看他忽然间目光呆滞,神情恍惚,整个人一下子似乎变了个样子。几十年后,村里还有人说我爷爷的坏话,说我爷爷不正经,说我爷爷那天看上秋红啦,对秋红一见钟情啦,这个秋红跟当年豆官长得一模一样啦。我不知道在秋红和豆官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秋红貌似豆官?还是秋红和豆官长得一样惊人的美丽,勾起了我的爷爷对豆官的思绪?后来发生的故事虽足以证明我的爷爷清白,但爷爷看秋红的那种目光和神态,真的无法向人们解释。他为什么一见秋红就变成那个样子?那是个什么样子?我不得而知,也无从知道。因为那时人世上还没有我。总之,那天爷爷看秋红的眼光很特别,整个人的样子也变得更特别。村里人说,当时要不是光棍烂的提醒,我的爷爷很可能要出洋相。那时光棍烂站在离爷爷较近的地方。他不时朝地上吐着带血水的唾沫,令喜才手里抓着一颗被秦氏兄弟打掉的牙齿,秦氏兄弟和光棍烂叔侄面对面地站着,个个怒容满面。

其实,那阵子,我的爷爷忽然间想起了他昔日的恋人豆官,并在心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又是一盆祸水啊!爷爷把秋红和豆官联系在一起,认为漂亮的女人都是祸水。光棍烂就是在这时打断了爷爷的遐想,他往爷爷跟前凑了凑说:村长,您得赶紧断哇!黄福开一怔,这才猛然惊觉,连忙说:马上断,马上断。秦土荣、令喜才你们都到这边来。

令喜才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和光棍烂站在一起。秦土荣也极不情愿地走到黄福开的案桌面前,和令喜才一人一边站着。秋红站在两人中间,正好与黄福开面对面。黄福开又将秋红从头到脚地望了一回,心里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上来,看见光棍烂一副痛苦和愤怒的样子,突然喊道:令安全!光棍烂吓了一跳,随后讨好地笑了笑说:村长,大伙儿都叫我光棍烂,

只有您一个人叫我的名姓,多谢您还记得哇,村长。黄福开说:刚才争抢秋红姑娘,你也是一个吧?光棍烂说:不是,村长。我哪请得起人插秧,我连块秧田都没有。秦氏族人听光棍烂这么一说,立刻朝他起哄起来:你说啥?刚才你是怎么说的?这会儿当着村长的面你不认账啦?光棍烂狡辩道:我认什么账?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过要请插秧的?秦氏家族的一片叫喊:你说说过,你还说过你出十六斗大米哩!光棍烂不急不忙地继续抵赖:我没说,我没说我要请插秧的。秦氏家族的忍不住骂了起来:光棍烂,你他妈的真烂!黄福开喝道:别吵啦!大伙立刻安静下来。黄福开问光棍烂:令安全,到底是怎么回事?光棍烂说:村长,实话跟您说了吧,我是帮喜才请的。黄福开说:你帮喜才请,自己没有请,是吗?光棍烂说:是的,村长。黄福开说:喜才请也好,你请也罢,你们两个是一伙的没错吧?光棍烂说:没错,不过不是一伙是一家哩。黄福开说:都一样,都是你们令家的事,是不是?光棍烂说:那倒是。

黄福开把头转向秦土荣,他看见了一张稚气尚未脱尽,却已蛮横无比的脸,这张脸使他感冒,使他愤怒,不知为什么,黄福开一见秦氏家族的人,心里总感到不舒服,甚至感到厌恶。特别是见到老刽子手和他的子孙们,就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是瞧不起秦家刽子手的职业,还是为了豆官和秦世林的种种传闻?抑或是竞选村长时与秦家的那些龌龊?反正在那一瞬间,黄福开暗下决心,要帮助令家把插秧女秋红弄到手。

他问秦土荣:是你跟令喜才、令安全争秋红姑娘的是吗?

是!话一出,秦土荣觉得不妥,连忙改口:不是!是他们和我争!黄福开说:他们和你争,你和他们争,都一样,都是事主双方,现在我问你们,是谁先请秋红姑娘的?

是我!

是我!两个人都抢着说。

是喜才先请的。光棍烂帮腔道。

胡说!是我先请的!秦土荣急了。

光棍烂说:你才胡说,明明是喜才先请的嘛。

对!是我先请的。令喜才道。黄福开说:令安全、令喜才你们叔侄俩,只准一个人说话。光棍烂说:是,村长。黄福开问:你们双方都说自己先请,

可有人证？话犹未落，一个声音高叫道：我可以证明！人们循声望去，只见黄福开的二儿子黄元尚突然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大伙儿惊讶地望着黄元尚。黄福开皱了皱眉头问：你证明什么？黄元尚不慌不忙地走上堂来，站在父亲面前，说：我证明是令喜才先请秋红姑娘的。秦土荣说：你放屁！是我先请的！黄元尚说：你别骂人！秦土荣说：骂你怎么样？黄元尚说：你再骂一句！黄福开厉声喝道：别吵啦！然后对儿子说，这里没你的事，回家去！黄元尚瞪了秦土荣一眼退下堂去了。

黄福开说：你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在这儿扯皮，照这样扯下去，永远扯不清。本村长有个主意，你们双方和秋红姑娘，还有你们那伙插秧的，以及在场的乡亲们，如果赞同的话，就照我的主意去办，如果不赞同的话，你们想咋样就咋样，想打架继续打，打死谁埋谁，本村长一概不负责任！但有一条，不得伤害秋红姑娘和来咱们村插秧的这帮女人，谁要敢动她们一根毫毛，我送他到县府去坐大牢！大伙说好不好？

大伙都说好。

秋红、月月和插秧女们，感激地望着黄福开。

光棍烂说：村长，什么好主意，您说吧，我听您的。黄福开说：抓阄。谁中，秋红姑娘就归谁请，每天工钱不就高不就低，按规矩，是多少就给多少。没中，不许再争不许再抢，怎么样？光棍烂、令喜才、秦土荣、秋红和月月都说可以。大家也表示赞同。黄福开从桌上拿起一张纸裁成两半，提笔在半张纸上写下一个“中”字，另半张纸留白，然后双手各拿起那半张纸，举起来四周亮了一圈说：大伙儿看好了，这两张纸一张中，一张空！都看好了吗？大家说都看好了。黄福开将那两个半张纸拿到案桌底下，背着大家秘密地弄了好一阵子，然后站起身来，一扬手，两个小纸团掉落到案桌上。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桌面上的两个小纸团。黄福开说：请当事人抓阄！

令喜才、秦土荣往案桌面前凑了凑。黄福开说：举手不悔，抓住算数。开始！令喜才、秦土荣都很紧张。两人眼望小纸团，迟迟不敢下手。黄福开催促道：抓啊！令喜才刚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秦土荣也是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黄福开冷笑一声说：怎么啦？你们俩刚才还气冲牛斗，喊打喊杀的，现在连阄都不敢抓了！光棍烂喊道：喜才，别怕，抓！秦氏家族的也喊道：土荣，抓！肯定你中！